

# 主題演講：「儒學之開放問題」

主 講 人： 勞思光教授

## 演講內容：

現在就第一部分開始，說明我為什麼提出這樣一個題目，~~且~~我們知道凡是我們講~~溝通~~這種問題，大體上我們都是~~學~~學習不同的精神取向。我們~~面~~討不~~同~~才講溝通的問題~~擴充~~的問題。所以一講到~~溝通~~這問題之時，也不僅僅討論~~具體作法~~討論它的也是一樣，一講~~溝通~~。首先我們要答覆的比較嚴重的一個理論問題，~~這種~~溝通，~~這種~~（？）我們的本身的主體是什麼，特定的意思是怎樣的。那麼這個討論的基礎何在~~方~~我們不是很輕易的常識上的反映。因為相反的觀念很容易提出來。提出來就是說會有~~溝通~~的困難~~語言~~限制種種。我現在想說一、二句稍微題外的話，就是關於這種（？）或者不同的文化系統中間，不同的價值意識之間~~的~~溝通問題，這~~二~~、三、十年來，國~~內~~有好多學術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有所謂基督教和儒學之間的~~對話~~的問題，這個部分我想在座的先生也有許多位參與我參與~~每次~~，那時候我有個很明白的體會，就是大家談這問題的時候，大家如去避免去接觸最基礎的問題的話，結果就成了~~（？）~~隨興發揮。我當時是在香港那一次，那時他們邀我講，當然是希望我在儒學裡面講。對面的神學像安德森~~（？）~~講的時候你就感覺這個是不是一個~~對話~~，如果是~~對話~~我們就要注意是~~（？）~~還是~~共同~~語言。這個語言才能夠不是一面去籠罩另一面而真是一個~~對話~~。假定你把A收到B~~（？）~~B收到A面、~~、~~這是~~在~~說教，不是~~對話~~。這個毛病~~（？）~~也許因為這樣~~（？）~~我最近二、三十年來是在~~講~~這方面，在~~（？）~~研~~（？）~~的哲學~~（？）~~思考比較多，所以談~~溝通~~這問題時，我就覺得我們需要一個比較嚴格的反省的思考，來檢查一下談~~（？）~~問題的時候有什麼先決的~~（？）~~所以我現在用所謂開放性這問題，當作所謂~~（？）~~溝通~~（？）~~的先決問題。我們提到我們對理論語言~~（？）~~封閉性、開放性有一個確定的了解然後我們再來處理某一個語言所代表的那個文化系統或價值意識~~（？）~~與另一個系統之間，~~（？）~~有什麼可能有點距離，不~~（？）~~覺得太奇怪。事實上我們用一般大家所了解的~~（？）~~來講。假定我們要討論~~溝通~~的問題，~~（？）~~是其中~~（？）~~講不同系統之間的溝通性。首先我們~~（？）~~看一個系統~~（？）~~一個理論語言，假定它的功能已經確定了話，它就當然有某一程度封閉性，可是我們若專就封閉性著眼，那麼我們來討論~~溝通~~就不外乎~~（？）~~兩個情況，一個情況是說這二個意義系統有一~~（？）~~的地方。如果有~~（？）~~的地方，

同的精神取向

每用共同語言

重疊 重疊

溝通好像是不困難，因為就在~~它~~傳接那個地方是<sup>可通的</sup>共同所在，你從它那共同部分來看，假定我們說AB<sup>兩個</sup>意義系統~~這一個~~系統有重疊，重疊部分是A的一部分也是B的一部分。它又可以通過~~A的這一個~~原則~~是~~B的一部分。現在自然講這二個系統~~可以通~~。不過這個通是<sup>trivial</sup>的，這個通就沒什麼特別的

<sup>意義</sup>。你~~說它~~，換句話說，我們用常識的話~~說~~，就這樣講。你要找那個有重疊的系統才可以講溝通的~~說~~。那麼這種溝通只是存在於那種非常相像的東西之間的溝通，但是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如果有二個不同的精神取向，不同的意義系統，這不同之間有什麼~~(?)~~關聯性，我們是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原來~~知道<sup>這種重疊</sup>的問題。事實上不是我們所真正關心的問題。到這裡，我順便補充一點。這是我們通常要研究理論語言時要注意的問題。我們在作一種論斷時，它有二個極端的情況是我們通常要避免的，一個就是所謂<sup>absurdity</sup>這個~~(?)~~是不能成立的那種情況。另外一種是<sup>triviality</sup>。

即<sup>trivial</sup>是一個很顯然可以成立~~但是~~並沒特殊意義。這種就是邏輯數學上所說的<sup>significance</sup>。所以我們講如何問題時，我們是在<sup>absurdity</sup>與<sup>triviality</sup>之間尋找~~(?)~~。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我~~們~~明白這個<sup>道理</sup>也是我們工作上面的原則的話，因為我們是要在這二個之間找尋一個開始，那麼我們現在就要明白，我們談這個共通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就<sup>重疊</sup>這邊看。非常相像的系統那當然重疊起來有共通，可是，不同的呢？就二個很不同的東西看，不同的之間有沒有溝通方式呢？如果有共通，它可能在哪裡呢？這個是爭論點。可能<sup>在這邊</sup>建立

<sup>某種</sup>爭論點，我們就要反省到我們自己理論語言的用法，所以我就在第二部分來講，說明我怎樣去使用開放這個概念。這個語言通常用法都不同，我們現在說明了研究主題——為什麼講題目，我們大致的意思是這樣，就是說我們把開放問題了解為~~(?)~~問題。一切溝通問題先決條件，所以我前面有副題，我對儒學開放之可能性的研究。是這樣~~(?)~~，至於說，我們在儒佛會通會議為什麼只講儒佛<sup>會通</sup>這一面，也因為這樣，我們有理論總有範圍。我現在用一個鐘頭來講話，我真不能講太多，我們把原則問題處理了，然後我們從儒學這一面來看。當然呢，同樣的方法或原則，也可以~~用在~~用在佛教一面。

我們知道所謂開放封閉這種觀念，在原来的用法本來是指系統的開放與封閉性。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歸映~~到<sup>態度</sup>上。~~(?)~~換句話說它根本就是一個整體講。可是如果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對理論語言~~所謂~~封閉性與開放~~這一個~~問題，~~不過又是~~<sup>從深層意義</sup>來看的話，就會發現所謂封閉系統事實上是~~在~~它的<sup>感</sup>素~~素~~來講。這~~種~~站在表層上面，每一個理論都一定跟所謂特定的歷史脈絡，特定的社會的脈絡，~~跟這些東西~~都有一定關聯，在那個關聯上就~~是~~一種封閉性。我想在座的先生們很多都是哲學系的，大家應該對當代~~一種~~有名的理論有<sup>明確</sup>答案~~(?)~~的理論講知識論的這個。我剛才說這個一個理論它在它的表層~~素~~上，表層特性上，~~都~~是<sup>顯</sup>現封閉性。我

即是W.V. Quine講知識論的時候所提的理論。

們從(Quine)的同心圓理論來看。這最外層的知識。我們借用(Quine)的圖解來看的話，我這話意思就並不難懂。我們講一個理論，一方面這理論意義我們當然希望它是約出來具體的限制(能有)廣泛的效用，可是我們作一個理論的活動，它在一定的(Quine)它在這種歷史社會(Quine)裡面的時候，它就約經驗的特殊因素的限制。

這限制的一部分就使得它一定有是一程度的封閉性，可是我們仍然進入關於同心圓圖來看，結果它最外層的就是我們知覺跟經驗世界直接接觸的知識，至於內層就是純粹形式的知識，使它可以分成很多層。(步步)經驗層(抽掉，抽到最後的話就是所謂邏輯數學這種知識。這講法當然他是講他知識論的。借用這圖解來。我借用這圖解來看。我們理論這方面，它一定跟經驗世界有直接接觸的這一層，在這接觸的地方就顯現出特殊性，特殊性的限制就意謂著封閉性。可是這理論若是有一定的功能，它(?)的那一部分我要至少得要有普遍性那一成分，因為不構不然這成分，不然它成了一特殊事實的陳述。那它從那一個理論(?)流暢，流暢那個普遍性裡面正是我們所要談的開放問題關鍵所在。這理論如果我們要循著系統講，我們今天在講演中就先不要談。我們現在就直接落在找如何使用開放這個字。所以我近年來講這開放這個字的用法，我們不講開放系統封閉系統，而是講開放程度(度)與封閉程度(度)成。不是講Open system 而是講(Quine)1983年我在(?)的會議上當然啦。那時在會議上有一些人做的是思想史的，有一些是做哲學的。那麼，我這個理論所謂抽象比較重，所以當時也不是大家都了解。我現在不講所謂邏輯技術的問題。我現在就在我現在來看每一個理論，每一個(?)它有一定功能的時候，它都是有一部分要受所謂表層因素的限制。在這個成分來講專就這一面看，每一個(?)都有它的封閉性。可是什麼是每一個(?)它一定要求解釋的功能呢?判斷的功能。要要求這樣的功能呢?它有這樣時，它就是一個(?)。因此每一個(?)都有它封閉的程次，也都有開放的程次，這是我們這樣來使用開放這個字，這樣使用的時候，我們來處理文化問題，處理我們剛才說的不同的文化系統，不同的意義系統，它之間的溝通問題，我們在處理的時候就覺得方便多了，我們開始的時候，我舉所謂封閉系統這觀念來說，(?)就好像我們要嘛就說的很(?)要嘛就不會，我們剛才說二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重疊的另一種是不重疊，不重疊的話，單就兩個封閉系統它不重疊的時候，那麼你怎樣去講究溝通，你根本使用一個語言同時講到這個二面其結果結果就成了假溝通，就是我拿這個A去籠罩這個B，希望把B化成這樣，就好像我是基督教神學家，他也談儒家，甚至於在佛教徒裡面也有這種人，在儒家方面也有這種人，他這講法用他這個理念把你這理念收進來，這收進來不是溝通問題，那根本不是溝通，那就好像要點化你一樣，所以點化也不一定是壞事，不過這並不是溝通，那不是我們講的溝通問題，所以我們現在要講溝通這問題在理論上講要避免我

們剛才說的困難，我們講封閉系統的時候這個困難就一定出現，封閉系統如果要溝通，必須是從有重疊的地方，它由重疊的地方溝通值所有的，那個沒有重疊的地方不要講溝通，你根本連使用那一種語言，那一個 language 來處理，根本在技術上就有問題，所以，我們現在開放這個觀念是可以解釋，開放這個（？），我們是講開放層次層次、封閉層次，換句話說，我們來看，每一個理論都有它的封閉性，也都有它的開放性，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回頭就回到儒家的或特殊的意義系統某一個文化傳統上面來講時就可以避免我們剛說的最早的困難。我們現在在進到去談儒家以，前現我們再分析一下這樣的開放觀念。就是我們由開放層次的觀念來看，我們首先就會發現剛才提到的，這個開放做為一種層次特有來看，一個理論構成的特性，其中有一部分是有開放性的，是這意思，是這意思的話，一部分就明顯的迎向所謂（？）這個觀念，所以在這裡話也可以說得很容易懂，就是說我們講一個理論有沒有開放性的時候，我們就是說，它有沒有映出那個歷史、社會的限制而能夠發揮的那種普遍性的功能，假定我們今天講儒學，如果用一個社會史的觀念來看，那儒學的產生在如何如何的社會結構之下，那麼它跟這樣社會結構的意識是如何形成一個好像（？）說那個（？）的問題，這樣來解釋儒家意思，這樣講了以後，這些東西明顯地沒有普遍性，就因為它是如此的這一套華生條件下成立的那麼講這樣的時候呢，就無所謂開放問題了，每一個東西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們現在當然不是持這個態度，我是覺得所謂（？）是只能解釋文化現象，它並不能解釋文化活動（？）層問題，自覺意識問題，至於我們如果要說一個理論它本身有它理論的功能，除了這個功能以外也要求它有開放性，這個是直接的進行出來理論的普遍性。我們當然知道在傳統的儒學理論也好，都可能在某一程度上把儒學說成一個封閉的系統，不過這個是特殊的說法，我們舉個例子講，他承襲（？）理性的觀念的那一部分，本來是有相當普遍性的問題，可是朱熹宇宙論的興趣很，他把從漢儒下來，中國（？）發展的那一套混合有形上學成分有宇宙論成分收起來，所以他也強調五行的觀念，強調五行這觀念，於是，如果你只是一個（？）這也無所謂，但是您是要做一個窮盡的說法，所以，大家看朱熹的書來說，朱熹認為有五方，有五行有五方所以人社會關係有五倫，所以一切都在這個五的觀念上面來封閉，因為他這樣講，如果儒學的理论可以是遺傳下來的理學，如因真正是要嚴守這個理論的話那就成了非常封閉的系統，一個封閉封閉成分太強的呢，你這樣講一切東西都封閉，封閉如果你要使有種可以需要解釋的對象，你一定要 reduce 五分法這種理念來講那麼這樣在用上來講或者是在解釋中文上講當然是快會遭遇困難的，這是不用說的。我想舉個例子來講，就是說儒學你也可以把它說成一個封閉系統，甚至本來是開放性很強的哲學系統，他也可以在他這個哲學某一個理論段落上他突然的表現一種封閉的要求，我們舉一個比朱熹更為哲學系所熟悉的德國的杭特，我們找杭特在第一

批判裡面呈現的所謂知識論的（假徑）結構，這個結構在基本的意義上講它有很明顯的開放就是在講所謂範疇論的那一部分它只是一種(covresou)，這一段它並沒有直接的表現封閉的要求，可是，大家比較熟悉杭特的就知道，杭特在（？）就那個部分，那個部分就下一個論段段所有的（？）所有的所謂綜合先前命題都可以收在這（？）下面，這樣一講的話就是封閉系統，而且這個封閉系統回頭反射就反射到他的範疇理論，範疇理論本來是根據邏輯形式這樣檢定的，邏輯形式當然有不同的（？），這個地方儘量可以保存一點開放性，杭特原先也沒有要求封閉性，但是他是說到他範疇這樣來（？）他在（？）裡面就明確的講，所有的（？）都可以收在這裡，那麼這麼講的時候他也就脫離封閉性，所以，我們看一個理論的時候，我們現在用陳述的觀念來講開放我們就避免這些麻煩問題，我們就不是說某一個（？）它究竟是封閉的呀？還是開放的呀？我們就不必這樣看，我們是說這系統裡面哪一部分是有開放性，哪一部分是有封閉性，換句話說，一個理論能夠約出與它相關的那些意識，社會的經驗因素、特殊因素和限制那一部分，我們看出來它的開放層次所在，這個我們可講是一靜態的分析這是我們講（？）一個一個的理念是這樣，現在我們再做一個動態的分析，理論是在演變的，理論是在人的意識活動裡呈現的，連使用語言，建構理論，想、說，都是一個活動，這活動本身，它就（？）的過程，就成了一個（？）的歷程，這個歷程中間我們通常依常識的說法叫人類的知識有發展如果人類的知識是由這個發展演變的話，我們來這個一個理論本身它所發展的可能，如果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很顯然地，這和我們開放層次這觀念就會直接衝突，這話說明白點就是這樣，每一個（？）都有它的開放成分，這個（？）發展的可能就落在它的開放成分上，那些開放成分就顯現普遍性的那個成分，儘管在（？）的一個人講，一個哲學家講話的時候或是寫書的時候，他可能在這個時候忽然透露出一個封閉的傾向，不過這是不妨礙大體，整個全體問題來看，主要是我們能不能夠找出來或者特別的（？）一個理論它的開放成分，我們開放成分如果確定的話，我們就知道它的如何綜合治療發展，我們講到溝通這類問題間接的都和發展觀念有關，就是說，本來這二個東西沒有通過，我們現在要談溝通，如果溝通的話，它言理論的效力理論的功能有發展的意味，所以我們現在解釋有開放（？）的時候就特別強調二個觀念，就是所謂普遍性的觀念與發展性的觀念，我們靜態的觀察一個理論，我們就要尋找它有普遍性的那個因素，那個因素來講，那種主張那個地方有普遍性的地方就是它開放性所在，而我們要講發展的可能就要從這個地方下手，如果在封閉它就是一個特殊的限制，就好像最近幾十年來，特別是在社會科的立場來看，大家採用（？）的話把（？）我們把所謂（？）化，把價值觀念什麼的這些東西不看成一個普遍性的觀點而看成是特殊的社會行為，那麼那樣看的時候，所以（？）就成為一個（？）就哲學思考來（？）這個問題然啦，說下去就要用（？）來

比較沒什麼(?)話題，我們現在不往那邊講，我只是說到這個，就是說，我這個第二部分主要在提出普遍性觀念發展性觀念，我們如果要講溝通問題，我們就先要看它的開放性問題，我們就在誠實的看待(?)的觀念，我們不說一個一個的 system，我們是說每一個 system 對於它的開放指數，對於它的封閉指數，這樣看的話，我們掌握開放指數的地方，我們來看下一個理論的普遍性是些什麼部分，它的發展的可能在什麼地方，說到這個為止，還是比較解析的過程(?)。現在我們進入比較實質的問題，我們如此的了解溝通的先決問題，如此地了解開放，用陳述的觀點來看開放、封閉，我們採取了這樣一個(?)理論架構，那我們要如何來看儒學的開放問題呢？我想我們會說得比較明確，我們不妨些實際的作法，實際的例來看，就處理這個問題來看，因為中外很多學者曾經對這問題寫過東西，做過研究所以我們現在回頭來觀察他們，我們來使用一個謂後者的語言來陳述的時候，我們現在就把它分三個(?)來看，這所謂(?)其實意思就是說去解決這問題，去探討儒學開放的問題，這個時候，會有幾個不同的進入，幾個不同的進入，會有幾個不同的處理方式，結果得到這結論，它的理論的效力所牽涉的意義領域都不一樣，所以很多先生彼此誤會了(?)我覺得你說得不對不曉得說什麼，我覺得你講得狗屁不通不曉得在說什麼，這原因就是因為(?)不同，所以我們現在先觀察一下有三組(?)，這三種(?)裡面，基本上都可以舉例子來說明，第一種(?)就是我們講儒學的開放性，我們為什麼要找尋儒學開放性呢？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儒學如果就原來的狀態來說的說，它缺乏一種什麼功能它就不能滿足我們哪一個要求，因此我們就注意它開放性希望它能夠發展，我們剛才說開放性直接地說明了發展的可能，那麼第一個(?)我們廣義的史學的進入其實這個就是說(?)，不過，我覺得寫歷史的進入好像很容易被誤會，我是說以研究的方式，所以說以史學的進入這個字眼，接著看就是說我們最基本是不是我們先把儒學開放不開放這問題，先把它擺成歷史現象來看，擺在所謂(?)，擺在歷史那裡看，我們現在為了把意思說明白點，我們來舉個例，譬如這樣子，譬如在哥倫比亞教了很多年的中國哲學，在~~哥倫比亞~~一個先生。~~(?)~~在~~(?)~~當然是史學趨向很強。在~~(?)~~很關心一個問題就是說儒學一定包涵可以找出來~~某些因素~~這些因素是跟所謂現代文化的要求一定是可接上的，他相信這樣，於是他就去做。到他晚年的時候，就是我最後看見他~~(?)~~，他從哥倫比亞副校長退休下來的時候，那個時候他還是說他要尋找中國儒學傳統裡面尊重個體自主性那種因素。我們都知道儒學在大家所了解的這個層面上講很顯著的理論上講儒學沒有西方的那種個體主義，可是他卻要找這個。他為什麼要找這個呢？他這個完全是所謂(?)，他首先他講需要的就是需要，為什麼需要呢？他就從我們所謂近代文化和東方傳統發生衝突之間的種種演變，這當然我們都很熟悉，我們在中國的人都知道中國人搞現代化運動搞了一百多年，從清末到現在，所謂現

代化運動是什麼運動呢？就是說，（？）興起了現代文化，這個現代文化就生出來，它在社會結構，它在（生活制）一切東西然後它就進入東方，進入了東方，東方方面對這樣的東西，就它成了一個避的所必需要做一個考慮，對這樣一個現代文化的壓力取什麼態度，在這態度上，有人可能很強硬，就是要排斥，有的人就覺得應該快點把它容納下來，來使用這東西，像日本就是這樣，中國有不少人很排拒，有不少人很接受有排拒也有接受，我們可以看見，從清末的，譬如說是張之洞的中體西用這種說法一直到五四運動到我們現在，就現在大陸上一會兒看見他好像是想結束這現代化模仿這個相當的很亂。不管這個，我現在解釋（？）的立場。（？）的立場是說，這個歷史的需要是一客觀事實中國一方面站在已有的文化上面，一方面面對現代文化而且要與現代文化建立一個關係，這也是一種溝通關係，可是建立關係，在他來看，要在中國已有的儒學內部，我們去在效用的觀點上看，我們在為了要得效用把儒學已經有的那些觀念裡面，我們如何找出一些東西來把這些東西放大，使它發生配合現代文化這樣的效果，這樣一個講法，當然啦，他做為一個美國（？）人對於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那麼大興趣，所以我跟他在哥倫比亞（？）談過很多次，不過，我說你在理誰上恐怕是要詳細的檢查，因為你如果真的是這樣子做的話，很容易變成非常（？）的東西因為你是要在有限的（？）資料裡面要找一個東西，不是由了解它而找，而是因外在而要而去找這東西，如果沒有你就去捏造一個還是怎麼樣所以就很麻煩，說到這裡我們馬上就感覺到為什麼我們剛才談開放問題不僅僅是說靜態分析還牽涉到動態的原因，就是說牽涉到發展的觀念問題，就他（？）所代表的所謂（？）來講，這裡有很多事實上我們所熟悉我們也很看重的一些學者比我稍微年輕一點的很多啊！可能有十個，八個的在這裡我們不要講人，就是這一批受中國思想史的，文化史的這批先生們，大家一談到儒學未來的問題，大半是指這樣的（？），就是我們能不能找到那裡面對於現代文化對於現代化有用的東西，而這個辦法在我看不算一個可通之路，這個是個危險的路，如果我們換一個看法，我們就是說，我們剛才不是說，我們要看一個系開放的程度的時候，我們就是注意他有較高的普遍性那一部分，從那個部分中來找出。不過我們從這樣看，那就是所謂觀念的發展的問題，我們假定儒學當年產生了歷史的條件當然和現代文化沒關係，現代文化是另一個歷史傳統才是。當然是沒有關係，不過，我們現在如果要（？）掉儒學所核心的部分，所肯定有普遍性的那種基本的價值觀念，我們看那個價值觀念和現代文化背後的價值觀念之間可以有一個什麼樣的關係，這一個所謂理論的發展或理論改造的這種講法，不過一進入這個講法，這就不是（？）問題，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種（？），因為你這樣講不是以歷史的需要、歷史的情景，這些東西作為原始的觀念，而是你是以能夠有價值意識的，那樣一個心靈或者自我，一個自覺的活動的那種能力，（？）掩飾觀念，那麼這個在世界哲學裡有足重的表現，

不過最有代表性的是（？）的精神現象學，精神現象學故名思義它所謂（？）這觀念就是（？）的精神，對這觀念來看，它就是假定這定自動的能力，有自動性的、自覺性的、自主性的。

問題就不在乎說實際的歷史上現在已經有哪些而是說那個價值觀念，我們無論如何把它擴張把它提昇，提昇到一個程度，它回頭可以籠罩一些更多的東西，這樣一個問題的話，也就是說是一個內在發展的問題，不是~~不~~個應付外在需要，不是這樣。所以這個看法，這是存在者的看法，所以我們用（？），他的精神現象學這立場來代表，當然我們的意思不是說，真實現象學那麼（？）精神現象學的（？）裡面，譬如說他是受了漢代影響（？），所以他從感覺說起，從感覺、知覺、理性一層層，順著所謂（？）的觀念往上，讀過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的人都知道這是常識。那個當然（？），我們現在當然不是說具體的工作，是說這一（？），就是我們成立了所謂直覺的，自主的，這樣一個假定這樣一個設定（？）這個做為一個（？）從這個地方來解釋文化解釋思想，解釋那些已有的價值意識的傳統，意義的系統，解釋那些東西，解釋它如何發展，這個我們也可以舉一個比較明確的例子來講，在（？）先生以後，這唐君毅和牟宗三先生，就他這二個學生，這二個先生都是比我年長的，不管在他們這一派所謂新儒學來講，唐先生和牟先生的工作往細部講，當然很多不同，不過他們在這問題上，在儒學的前途上就有一種類似的立場這類似的立場他們採取的是一種精神現象學的這個，當然我們只是廣義的說，因為這個原因牟先生在晚年，牟先生從前在香港是很長一段時間，後來他晚年到了台灣來，他又發揮他晚年的想法，這時候，（？）是很哲學的講法，就是如何建構道德形上學的問題，另外一種（？）不能文化問題來講，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儒學是不是要發展，發展還要面對這個所謂現代文化的壓力面對這問題講，牟先生所提出來的意思，他主要的意思就謂開合的意思，就是從儒學原有的價值意識如何地開拓出來，因為也有一些轉折的說明譬如說（？）啊，怎樣怎樣。總之，意思就是說要便儒學發展或有新的功能他的路向是從價值觀念本身的改變所起而這本身的改變是一個開頭，是一個展開，不是說換掉。我們倘若拿這個例子來看的說，唐先生也有類似的理論，拿這個來看的話就知道我現在要說的第二種進路，第二種（？）是怎樣做的，可是第二種和第一種根本不同是說，他完全落在一個價值意識上，這價值意識我們認為是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我們才自覺地努力去實現它，這是（？）的一個論斷，那顯現黑格爾這東西的時候，基本上是（？）這裡，所以我唯一記得唐君毅先生很早的時候和我討論中國傳統，就是君主政治顯然是很多（？）的，那麼中國講儒家來講他是要講事事如理，這部分理好像已經夠了，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對（？）的要求就說，要貫徹儒問最有普遍性所謂性即理的這個觀念，要貫徹這個觀念然後籠罩著所謂現代文化的價值肯定。這個是第二種可能的（？）除了這二種以外，我現在還提到



另外一種，第三種可能的進路，第三種可能的進路，就沒有很具體的代表，因為這就是說作一個常識而已，我們假定回到為什麼我們要講理論間的溝通，為什麼我們要講理論的開放不開放，為什麼要講這個，如果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要牽涉到我們使用的哲學語言，建構理論語言的那個目的的問題，就是我們講是要做什麼，所以牽扯到這裡來的時候就有廣義的所謂批判思維的問題，我所謂批判思維我要先交待一下，我所謂的批判思維比較接近那個杭特所謂的（？）杭特所謂（？），philosophy 比較接近那個意思，而不是社會批判的意思不是現在的社會（？）所講的那個意思。另外，我這個重點落在什麼地方，是落在對功能的了解功能的判定上面，我們現在要說我們要發展儒學或是我們希望儒學能夠解決某些文化問題，假定這樣講法，首先我們要對於哲學語言的功能先要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就如何的哲學語言會有如何的功能，那麼我們現在求要要把儒學去做什麼事，這個時候，那麼儒學的語言是要怎麼樣發展才能夠符合我們這個要求呢？照這樣來看，於是，第三種所謂批判思維的進路這個意思來看是和前面二種很不相同的，因為這個（？）我們可以說我們用這個（？）這式的話來講，就好像是一種後設的理論，就是我們面對一切種種的研究之後，我們再建構一個（？）language 來陳述這些語言來看（？），就以有精神現象學的進路，倘若我們現在看看這些進路能夠作什麼，不能做什麼的時候。我們就是（？）這些東西了，我們去談，談這種理論語言，那正是（？）的位置，那這種（？）來講，現在來說，人常常不知不覺就用（？），可是（？）這樣這樣一個單位元這個事情現在並沒有人真正做了，不過就我個人講我最近這一，二十年來我最關心的問題其實在這個地方，就是說，畢竟我們要哲學做什麼我們就知道哲學能夠做什麼，那麼，我們在這基本上的意思能夠有一個嚴格的斷定的話然後我們再去討論一個不同的類型的哲學裡面有著什麼樣的特性，那麼，這時候的話我來看這問題就可以進入另外一個（？）就說是我從前的研究是這樣一個（？）假定我們往上推進入另外一個（？）那麼，下面這個我就不打算多說，我只是解釋一下，就是說因為批判思維，對於我們講儒學開放性的有關係，我們講儒學開放性，首先就要注意到有幾個（？）的主幹（？）的認定，第一樣我們講的依然是儒學，一定要這樣，因為你（？），說是儒學發展，可能發展成一個樣子這個樣子，你不是還叫它儒學，那如果它已經不是儒學那就不是儒學發展的問題，那不是該用另外一種代替它呢？是不是？那麼這個限度在哪裡，就不是我們憑著個人一時的（？）一時的感覺來說，就要有一個比較嚴格的理論（？）來肯定，再說清楚點，就是說它的開放層次與它的封閉層次之間如何劃分，如何決定它的真正開放的層次，那麼，而且那個開放層次我已經說過，就是屬於（？），所以它有（？），但是呢，儒學它印證力在哪裡呢？這個要我們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比較嚴格的了解，不然的話，我們知道儒學從戰國以來被人談論了不知道多少，你多少人談論都抓一點說，抓一

點說的時候，也好像也不完全是胡說，好像這話，（？）所指的也，但是，你從這樣來了解儒學，你覺得儒學好像又是這樣又是那樣，又是這樣又是那樣，這麼一個情況成為一個完全不確定矇矓的影像的話，這個時候我們匆匆講發展這是很危險，所以第一點我們真要為儒學來尋找前途，要講一種儒學的發展或儒學的或儒學的開放，要講這個問題的話，首先我們要先有一個嚴格的理論標準能夠判定，儒學（？）特性建立在什麼地方，如果找不到這個部分，那麼別的地方它要怎麼樣調整。如果找不著（？）的部分，可是（？）的部分流於一定的話，那你所謂發展儒學可能就是消滅儒學，變成了別的東西，那也不必叫做發展了，這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我們從另外一點看，從另外一點看，我們從歷史的動態觀看動態觀來看，就是說一個歷史的動靜，就說（？）歷史本身有動性，它又在那個時間出現所謂（？）的現象，你就這歷史的動靜來看每一個制度，每一個理論，它的功能是有限的到一個時候，每一個制度都會喪失效果，它喪失效果的原因不是說它是錯的，而是它原先籠罩那一部分跟後來的歷史限制不一樣，不一樣的話就是說，新的物體新的東西出現不是它原先那個意義的結構可以籠罩的，它不能 cover 那東西，那問題到了（？）的範圍外它就失效了，因為它不能做什麼了嘛，那麼，而這個好像雖然我們不能作一個所謂經驗意義的說明，就是我們本來經驗科學的說明，說是最近這歷史的最近是什麼樣的呈現，但是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在我們的文化史上講是個很明顯的情況，我們是這樣的生活，是在一個時間裡生活是有不斷不斷的新的意識現象出現，新的意識現象出現的時候就一定切斷已經成立的那些理論的功能，因為已經成立的理論都是（？）那麼（？）它籠罩那個範圍有效，那個東西因為現在（？）出來說，我們就沒有保證說它是不是還可以籠罩，所以，這和我們剛才上面說那一點是相反的方向，上面那點我們是說假定我現在上講儒學的發展我一定（？）有一個定的地方，這是說儒學的特性要定下來，定下來我們才能講我們是在講儒學，要不然的話，你講什麼東西你都扯過儒學就這樣講，我把這樣要儒學呢？這沒有意義那成了（？）的問題，是不是？意思就拿一個標籤貼上去就叫儒學有這種味道，上面第一點是這樣講，但現在我講這個，意思是動性的問題，就是另外一面問題，另外一面就是說，我們現在假定，（？）的儒學，我們看見儒學的核心部分，現在別人還可以提一個問題，就這個核心部分是不是能夠長久保持？在什麼條件下可以長久保持？在什麼程度上可以保持，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共同輕易地放過的問題，這裡呢，如果我們要是掌握的不明白的話，我們所謂儒學發展的提綱本身就成為了飄渺的東西都成了一個沈浮不定的這樣的東西，如果是這樣我們不能夠知道能夠熬成的那個核心部分，核心部分我們就以往的了解儒學上了解它有個核心部分，那這個核心部分在歷史的（？）來看，它往事（？）發展，看哪些東西是確定的可以保持，哪些東西是會隨著失效的話，這個地方，我們就應用了另外的一個理論標準拿來判斷，

這些問題我們所需要的，我們還可以再說一些問題啦！不過現在想想我們時間也快完了，我說太多了，這些理論問題都是我們所謂批判思維的對象，我們要（？）批判思維，結果我們對這些比較具體的或者比較抽象的這個根本的意義上問題，這理論標準的問題，理論意義的問題，理論功能的問題，哲學語言功能的問題，這類問題，都需要（？）的反省反省思考，也許這種反省思考所針對的問題不只是儒學而已，是整個哲學的未來來講，不過我想我們如果談儒學跟別比較和它的溝通問題我們就必須要牽扯到開放的問題，牽扯到開放層次的問題，儒學如何發展的問題，牽扯到這些東西的時候，雖然是中國哲學的特殊問題，可是背後牽扯的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就是我們剛才說批判的思維時候要檢查的普遍性問題，仍然是我們解答這種特殊問題理論基礎所在，我現在快要說完了，我說一、二句比較有點題外的話，因為由放這樣子，由於我一直以來對哲學關心的就是前些年歐洲人討論的（？）就是哲學是不是還有什麼樣的前途，就是這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所以我曾經自己訂一個工作計劃就是我要清理幾大支源哲學思想，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在中年就寫中國哲學史，我對於中國哲理像儒學，道家或是（？）比較什麼的這些這些東西我都下過全功夫去研究，可是在（？）上講，我並不以哪一學派身份自處，這個（自我認證）並不是這樣子，因為寫了中國哲學史也有些學校用這個東西，結果很多人看見我就想起中國哲學史，想起中國哲學史的話，就把我認定為說中國哲學的儒者，這儒者現在大家不叫儒者該叫新儒者了。因為現代，於是這樣我就糊里糊塗的，我曾經有幾次，前些年代前一、二十年就被人把我擺到新儒學地位，所以到後來，我在幾次國際會議上申明，我只是作儒學的研究，並不是所謂新儒學，新儒學這學派，我跟這個學派沒有（？），所以就這個來講，我今天來談這個儒佛會通的問題，我完全沒有宗派的立場，我雖然往儒學這邊談，並不是我站在所謂新儒學或新儒家、儒家什麼這樣立場來看這問題，我只是站在一個理論工作者的立場作一個理論的澄清，理論的清理，而且，就我現在的體會（？）來講我對於許多哲學上的工作都不是太樂觀的，所以我覺得人的（？）後來的（？）都太樂觀了，對文化的發展都太樂觀了（？）認為實現的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那麼世界永遠都最好的，是不是這樣很樂觀，那麼黑格爾講這個發展，講這個發展的話（？）上去，也很樂觀。我們基本上認為現代文化喪失信心並不是說另外有一更強的東西來取代它，代表著發展，而是說現在文化（？）的結構就擺在那裡並沒有動，可是，人對現代文化的信心已經沒有了，沒有了就變成所謂批判現代文化而生活在現代文化裡面，這樣的情況，所以所謂後現代文化思潮就是以批判文化作為主要脈絡，可是你看他們生活哪裡，他們就生活在現代文化的主要脈絡裡，所以生活在現代文化裡面去批判文化，結果就使我們感覺到後現代的東西是一種好像我們在都市裡面我們要發展都市的時候發展出一個拆除的計劃有一個（？）發展，就是我們有（？），不過這個拆的計

劃是都市計劃的一部分，一個都市發展計不能只有一個拆除的計劃，這個就很難想像了，因為你只有（？）的話到底拆了以後，大概就放在那裡，所以這個就不成為一個都市建立計劃，可是在現代文化這樣一個龐大的結構這樣一個勢力，所以來批判現代文化的人，他可以 lcut 的直接的感覺，好像是他認為你生在這個（？）拆東西不了多少，所以他就用力拆用力拆，就讓想譬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說，有一個算哲學界有名的人，像（？）早年本來也是做解析，我在六十幾年的時候跟他見面談大概就是談關於理論什麼的，到後來他就受了這種影響，他變成這樣，一方面覺得好像從哲學部分的做，從哲學部分做的話，於是它將藝術什麼這東西，原因就是因為批判現代文化的理論雖然很多，但是沒有一個理論是提供我們房子的，都是提供我們拆房子的方式，那麼（？）跟（？）是非常熟的（？），我們當年最後一次見面，在（？）見面就談了（？），我就說我們就這樣（？）對（？）講我是有一個批評批評說完之後，他跟我說（？）因為他那個時候他想法替他辯護，不過辯來辯去還是在我（？），所以這樣子哲學界目前確實是在危機裡面，所以我自己關心的本來是那個問題，那麼，我所申明一點我是說因為今天我講這個是跟儒佛會通的會議的，可能有些人會誤會就說這個人他是代表儒家，這個人他是代表佛家，跟那個人講這個人講，如果有這個分法這個分法有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也不要帶走（？），就是我不現在不是，我對於這都做過，好發表過一些東西，可是呢？我這立（？）的，我只是跟大家提供一個理論的服務，就是說我提這個問題把它分析一下，我相信我取的所謂（？）這個觀念是在意義論或者方法論上是一定的這個意思，一定的（？）這不是一個（？）也不是（？）我們剛才說在（？）之間（？）這個（？），我只希望我今天說的話不管有多少可以讓大家都同意或者不同意這一（？）一面（？）的（？）上面，一面還不是（？）我想（？）我今天帶來提問題就可以說不是白費，問題就是一層一層可以講多少意見，我們今天就說這麼多。

馬校長：我想我也是聽眾，想請教勞教授兩個問題，剛才聽了勞教授演講我覺得非常地好，因為我們不是學哲學的，對於一些哲學上的語意不那麼樣的嚴謹，但是我這個問題和剛才勞教授的演講沒有什麼太直接的關係，但是這是一直困擾我心裡的問題，就是說比方說關於價值觀，關於這個理念或是觀念問題都是由一些哲學家思想家所發展出來的一些價值觀念，當然這些觀念發展出來當然是應該有它一定的意義到人類為人解出一些為人的問題，到底說是東方的思想，比方說我們東方的，尤其是中國人非常信服儒家的思想，非常崇拜孔子，那麼孔子發展出的一套，那麼西方也是有他的民主，有他基督教的文化的核心思想，但是究竟這些觀念這些理念問題究竟這個理念和觀念是不是能對民族性，是不是對於人性有什麼大的影響，有什麼直間接的關係，比方說我的一個感受就是說，西方人常常講個人主義，常常講（？）但是東方人，尤其是中國

人，中國人比西方人可是自私多了，自私自利的觀念上，中國人一點也不比人家落後，甚至於人家還強，但中國人常說不要自私自利，這是怎麼一回事？

勞教授：你說哪一個觀念？

馬校長：就是自私自利，中國人自私自利是（？）對這個（？）非常大，但是外國人他只是講個人主義，但是中國人的儒家思想中都是捨己為人不管是儒思想或佛家大乘佛教都是為人的，但中國人在自私自利方面中國人絕對是比人家強的，這是一個困擾我非常久的問題，我這不是說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恨鐵不成鋼，因為我現在從事的是教育工作。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勞教授提到一些價值問題是不是好像在動態的一個過程中間，比方說我覺得所謂會通，有的價值觀念在每一個思想體系中間應該還是有他的 universal 一個性質，怎麼說呢？比方說基督教他講愛，儒家講仁，佛家講慈悲，這些觀念並沒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應該大家自己講，並沒有說我講了這個就是屬於這個，我們不要劃小圈圈就把它打開，全世界好多觀念都是永久長存的，我想請勞教授給我們一些指教。

勞教授：你的問題不是很明確，你（？）你的意思，我就反映你的意思，這當然啦，我剛才所以講普遍性這個問題一個理論它就有普遍性，你們要求的多少，這是其次的問題，也因為有要求的普遍性，所以才會有開放的陳述，我們講開放層次是這一面，不個是說對於剛才提的意思它有好多不同的層面，就理論的層面而已，就好多不好。對於你講這個價值的意思，是這個自覺的活動，就好像我們說哲學思考這個活動或者你要建立規範或者像那麼（？）宗教信仰啦，是這個意志的偏向這個是一個這個我們說精神現象學的可以講這一層，這個是第一層面，至於說，我們聽見你剛才說是中國人的個體觀問題，這個問題它也有一個社會層面的，我們知道中國的社會結構來說，在政治上講，中國很久很久都是君主的政治，在社會性質上講，它是個所謂家族世族的社會，他以家族為實體，他家族不是我們所謂一男一女結婚，結了婚住個房子就組一個家，並不是那個意思，在中國傳統上講有婚媾家者，那個家是一個社會的實體，所以一個人基本上是作為一個 number 在那存在，所以一個人要是被家裡，他的家族排斥的話，他就很倒楣，因為一般基本上他存在的方式是屬於一個根源式的存在，所以這些問題，都和我們說非哲學的，我們說日常生活的中間所表現出來關心，人的生活態度跟這些有關係所以說到這裡，這個人是多少層面嘛！一個數學坐在那裡算數學時，這個時候跟他的（？）的人（？）的人都沒有關係，是不是？所以就可以看數學的思考是純粹形式的思考，但是，如果這個人是算數學停下來去說別的話的時候，他已經成了這個境界的這一層面，這個層面它就有經驗的所謂限制就有種種特性，所以你剛才說 A 還是這些東西，所以，我們如果專講理論，不管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道

德理論的話，基本上把自私如果當成一個個別的概念是可以能的嗎？因為它（？）可是呢？實際上我們說這個人是不是自私，這個就看你自私的觀念（？）什麼東西，這個是我一再（？）時候觀察每一個時候繪畫，可能是這樣子，這個東西這一個公民意識（？）公民意識來講，倘若這樣來講那個問題，就是說因為現在每一個是沒有辦法，事實上它是個人的，祈求滿足這個要求本來是非常強的，但他同時帶著公民意識，它對公民中間的（？）問題，他在那個部分上尊重，所以不要就這個講譬如說一個人沒有封閉性，就是一個人，完全搞自己的方便，好像在台灣開車的人不一樣，台灣開車的人話，基本上並不打算守台北的路況也並不打算，他只是看他怎樣能夠不被人抓到，能夠不（？）這些的，不然的話，他相信怎麼方便怎麼走，其實這樣想，他沒有遵守（？）那個心，這個呢？就是功利意識，功利意識的問題，就那個（？）來講，因為中國社會不是不個現代化的社會，功利意識是現代文化的一部分，可是別的地方講這話很難說，就中國人處處表現很自私，就是（？）就是封閉意識，你如果說是如果是教小孩來講的說，在中國人，台灣最近好像有點改變，中國從前來講一定教小教以我們的感覺是小孩要學的嘛，所以它不會的（？），因此就沒有順著小孩的要求走那個教育，但是要說美國社會教小孩這態度來講要放縱的原則要好的多了那個放縱那個觀念跟自私那個觀念固然不能相同，可是這牽涉到個人滿足這個問題，它把個人滿足看成一個好的，對的事情，中國人在那一方面又將個人滿足放縱看作一個是要限制的，個人滿足應該不能太放縱的，從這種地方來看的話，恐怕不是很（？），說是究竟誰比較自私，這話很難說。